



足迹

纪念《工人作品》创刊 30 周年作品集

茂名石油化工公司 工 会 编
《工人作品》编辑部

主编：李君曼

编委：李显建 王振新

杨永新 黄俊平 何京平

封面、封底设计：陈达举

编务、校对：陈炎光 曾超

何京平 蒋志奇

序 言

谭光芬

当在茫茫沙漠中跋涉的旅行者，终于投入了甘泉与绿洲的怀抱，他身后那一串蜿蜒艰辛的脚印，也许已被浩瀚的流沙淹埋；当在荒山秃岭上播种的耕耘者，终于迎来了绿满山川的喜人景象，他脚下那一条曾洒满汗水的崎岖小路，必定会被汹涌的绿涛隐没；当茂名经历了近四十年的创业和发展，终于由粤西一片荒芜贫瘠的红土地，变为全国闻名的现代化石油新城，我却希望通过你手中的这本《足迹——纪念〈工人作品〉创刊三十周年作品选》，留下三万七千多茂油人顽强拼搏、艰苦创业的历程，留下他们忘我无私、真诚奉献的高尚精神境界，留下茂油由无到有、由小到大各个发展阶段的功绩……

《工人作品》是我公司唯一的纯文学期刊，其前身为《职工文艺创作选》，创刊于一九六三年。多年来，《工人作品》始终坚持正确的办刊方向，坚持不懈地为广大职工群众和公司生产建设服务，对塑造和弘扬茂油精神，发现和培养创作人才，繁荣公司的文学创作事业，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作为主办单位的公司工会，长期重视这一群众性文化刊物的出版工作，并在经费、人员等各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和扶助，使刊物的作品质量和出版质量不断得到提高。而作为一份企业刊物，《工人作品》具有着两个突出而可贵的特点：一是“油味

浓”——工地上发生的故事，炼塔中奔涌的诗情，来自身边工友的报告文学……真实而亲切，质朴而鲜活，实实在在是一朵根植于炼油企业、散发着石油芬芳的小油花。二是“全业余”——作者业余写，编辑兼职编，职工群众则在工余时间看。就是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自创刊以来，《工人作品》已发表了包括报告文学、小说、散文、诗歌等各类文学作品计约三百余万字！《足迹》正是这浩浩百万文字中的精萃，从书中辑入的五十篇作品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幕幕公司建设发展的动人场景，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主人翁真诚而纯洁的奉献情怀，因而，它不但是我公司三十年来文学创作的结晶，更是一部引导职工不忘艰苦奋斗传统、树立敬业报国思想的好教材。故此，我谨向公司广大干部职工推荐这本书，希望读者从中受到应有的教益。

《足迹》的出版，是我公司职工文学创作发展中的一座里程碑，然而我相信，它又是这项群众喜爱的文化活动进一步繁荣兴旺的新开端。长江后浪推前浪，奔流到海更风光，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们精神生活的提高，必将有更多的职工加入到文学创作的行列中来，公司的职工文学创作事业也必将方兴未艾，硕果累累，发出更浓郁的芬芳。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

目 录

小 说

- 血染的早晨 雷 阵(1)
- 丙辰清明前后 伊 甸(14)
- 光荣榜前 咏 梅(19)
- 浩浩大江流 吕 雷(27)
- 老石和小石 王献中(46)
- 水乡镇的喜剧 乔 先(52)
- 钱富贵 李兰妮(65)
- “小辣椒”和“瞌睡虫” 王进新(71)
- 大罗与小罗 李 玉(84)
- 八月十五儿回家 杨永新(97)
- 达标 曾 超(117)
- 梁师傅偷师 李志峰(120)
- 暖色 凌山 思梅(124)
- 补鞋 梁志明(126)

报告文学

- 战斗在 23 号炉上 严柱国(128)
- 力的释放 王进新(132)
- 南征纪事 简 坚(151)
- 在我们的队伍里 柯广州(174)
- 坚实的一步 黎全琛(184)

烟火往事·····	郭庆祥	(202)
“郭大佐”传奇·····	王彩璋	唐尔钟(213)
在失重中求平衡·····	乔先	(225)

散 文

油台春早·····	木义	(237)
北京书简·····	徐文实	(239)
足迹·····	叶塞林	(248)
南瓜花·····	蒋志奇	(256)
朝霞颂·····	苏胜迁	(261)
花圃·····	谢德瑚	(263)
塔梯情·····	洪映红	(265)
星儿默默·····	刘水生	(266)
紫荆花·····	黎永颜	(268)
油城秋天的赞歌·····	麦卫平	(270)

诗 歌

一听油厂出了油·····	王惠生	(272)
填塘造田工地上的“无名英雄”·····	周林生	(273)
油城,雨儿正飘洒·····	林江	(275)
我爱炼油塔·····	陈亚锡	(277)
车辙·····	欲鸣	(278)
我爱·····	袁小强	(279)
我瞑目了啊,亲爱的祖国·····	柯玲	(282)
暑假,放飞的心·····	黄俊平	(283)
舞厅情思·····	朱华棣	(286)
修道工·····	李华毅	(287)

你说,你要远行	崔永清(289)
使命	郭忠颖(290)
炼塔赋	毕永军(292)
玉湖放歌(外三首)	陈敬泽(294)
党旗	苏东林(297)
炼塔和书	余建城(299)
海边	夏 红(301)
秋意中等你	符 途(302)

血染的早晨

雷 阵

天还没亮，四周仍像死一般沉寂，饥渴和伤痛却把侯小斌折腾醒了。

“水，给点水喝”。他艰难地张开干裂的嘴唇叫喊着，可是没人理睬他，看守他的人早就不知溜到什么地方睡觉去了。他凄然地倒在干草堆里呻吟起来。

小斌整整两天水米未沾，这是他降生到这个世界上十七年来最使他沮丧的日子，自从他在地工作的父母被指控为“走资派”、“叛徒”而音讯全无，他自幼形成的是非观念在一个早上完全颠倒、他黄金般的少年时代梦幻般突然结束之后，他就下定决心与那个使他一切倒霉的家庭割断一切联系，他开始变得乖戾无情、桀骜不驯，好象家庭观念、骨肉之情和一切人的天性，都在他的生命中萎缩了，连抚育他成人的奶奶忧愤而逝、哥哥因为不同派和他成了刀枪相向的仇敌，都没有使他的铁石心肠动一点凄恻之情。但现在，在他孤独地吃够了苦头的时候，他却奇怪地思念起死去和离散的亲人来。堆积在他的心头，把他青春的血脉和眷念冻结起来的冰川，在饥渴和疼痛的烈焰炙烤下慢慢崩溃、融化了……

亲人们现在都在哪里呢？哥哥现在在哪里呢？侯小斌多么想让他们知道自己的处境啊。此刻，小斌格外想念哥哥，哥哥如果知道他被俘的消息，一定会来救他。在这个世界上，能

打开这个恐怖苦难的囚笼，使他摆脱屈辱和痛苦的，也只有这么一把钥匙了。小斌用双手支起了缠满绷带的脑袋，深沉地吸了一口气，记忆的闸门哗一下子全被冲开了，无数闪烁着兄弟之情的生活浪花铺天盖地向他心窝扑来，一张记载着小斌弟兄俩少年时代英雄业绩、使人永远难忘的照片，终于又清晰地叠印在小斌波涛汹涌的脑海里：这是十年前报社的一个记者拍摄的，照片上，小兄弟俩胸前还戴着大红花呢！哥哥像个小姑娘似的腼腆地微笑着，小斌却笑得张开大嘴巴，哦，那雪白的牙齿中间还缺了一块——掉了个门牙。这张照片发表在报纸上，旁边还登了一篇吸引读者的通讯——《智擒杀人凶犯的小英雄》，文章详细介绍了那年初春小兄弟俩在湖岩山风景区为学校采集植物标本时，怎样勇敢机智地跟踪追捕一个拦路抢劫杀人凶犯的事迹，其中最动人心弦的情景，小斌至今仍历历在目：那时哥哥在飞也似的跑去报告民警，小斌留下监视那个还在湖岩大桥上左顾右盼的凶犯。由于那天耽误了回家吃午饭，小斌肚子“闹暴动”了，正在发愁，他猛然记起，裤兜里还有一颗糖呢！本来早上出门时哥哥用吃早点省下的钱买了一大把糖，可是两人二一添作五都吃了，剩下这最后一颗，因为小哥俩你推我让谁也不肯吃，末了哥哥才硬塞到小斌的裤兜里的。此刻小斌饿得实在难受，只好咬了牙下狠心把糖掏出来，咬下了半块糖解馋，剩下那半块，他捏在手里准备留给哥哥。就在小斌的舌头把那半块糖翻得格格响的时候，忽然一辆公共汽车从远处开来了，那家伙一见车就向桥头的上落站狂奔，急得火烧眉毛的小斌突然情急智生，大喊一声：“叔叔，你的东西掉了！”那家伙做贼心虚，赶忙回头走了几步，发现自己并没有失落东西，便把那双凶狠逼人的血红眼睛盯住小斌，小

斌吓得心儿像面小鼓一样咚咚直响，手足无措地从裤袋掏出一条手帕，结结巴巴问：“这…这条手帕，是…是你丢的吗？”凶犯紧张地回头一看，汽车要开走了，知情败露，突然一拳打来，挨了打的小斌也豁出来了，像头小狮子似的扑上去，狠狠地咬了那家伙一口，那凶犯痛得嚎叫一声，对准小斌的头部猛击一记，接着举起被打昏的小斌，惨无人道地把他从十米多高的大桥上扔到湖岩江里……，哥哥领着民警赶来了，就在大人扭捕凶犯的时候，十一岁的哥哥喊着弟弟的名字，奋不顾身地从桥上飞身而下，从寒凛刺骨的深水中最先救起了小斌，当小斌苏醒过来，听哥哥说坏蛋已经抓到了，苍白的脸上绽出了一丝笑容，那时他又记起了那半颗糖，低头一看，那半颗糖还在手里攥着，只是溶化了，他依偎着哥哥火热的胸膛，把这半颗糖放到哥哥手里。直到十年后的此时此刻，小斌还清清楚楚地记得哥哥当时那可亲可爱的面容，耳边还仿佛响着哥哥那好听的嗓音：“弟弟——”

然而，这亲切甜蜜的呼唤没有给小斌带来宽慰，却像利锥一样刺中了他负疚的神经，逼使他倏地跳了起来，在追忆往事时偷偷地滋长起来的温情，犹如一朵孱弱娇嫩的花蕾，一下子被现实严酷的霜风雪剑摧毁了，刚才还充满希望的心，现在痛苦地战栗着，他脑际里突然出现了另一张脸孔，那是他曾经形影不离的亲哥哥因暴怒和痛苦而扭曲了的脸孔——半年前，最后一次见到哥哥的情景，又在小斌眼前出现了……

那时候，城里两派为了争得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承认和肯定，正斗得剑拔弩张、虎视眈眈，兄弟俩在不同学校住宿，参加了各自对立的组织，也反目为仇，老死不相往来了。小斌为了投身这场触及每个人灵魂的文化大革命，决心背叛“罪恶”的

家庭，用实际行动来摘掉“狗崽子”的帽子，使自己在斗争中成为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经过若干次严酷的洗礼，他的路线觉悟和忠诚终于得到承认，被选入了专门负责“特别任务”的“红战司”，还担任了威震全城的“八一八”支队的小头头。有一天，他所崇敬的霍司令从北京谈判回来，还无比珍重地把半个馒头双手送给小斌，可别看轻这半个馒头啊，这是中央文革首长、文艺革命旗手在接见霍司令他们时亲手赠送一斤馒头中的半个！有什么礼品比这更高贵呢？这是特殊的荣誉、崇高的嘉奖啊！小斌一直把馒头珍藏着，一直到馒头发馊发臭了，他才揭下一小块馒头皮留着当纪念品，恭恭敬敬地把其余部份一点不剩地受用了，鄙微的食道和肠胃显然不配享受这样一块高贵的东西，竟然使他恶心起来，事后还上吐下泻折腾了两天，可是小斌满怀“三忠于”的虔诚坚信：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体现在那半个馒头上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最大关怀、最大支持、最大鼓舞象团火一样在他全身燃烧着，激奋着他为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保卫中央文革而战斗，即使赴汤蹈火、抛头洒血、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我现在是个真正的革命左派了！”这种前所未有的光荣感，使他陶醉了，他热血沸腾，如痴如狂，睡不着觉，吃不下饭，不分昼夜地奔走呼号、贴标语、撒传单、抢武器，左冲右突，根本不知疲乏和恐惧是何物。几天后，他在街上看到了对立派的大规模游行，捡到了对立派胡说中央文革某人表态支持他们的传单，听到了他们狂呼乱喊什么“中央文革首长接见我代表的讲话好得很！”这简直把小斌气炸了！这还了得！造谣造到中央文革头上了！誓死保卫中央文革！他英勇无畏地向对方队伍冲去，冲突开始了，小斌被人砸破了脑袋，顿时流血不止，被战友抬回了总部，

就在大家无比悲愤地给小斌止血和包扎的时候，霍司令来了，他捧起小斌刚换下来的血淋淋的衣服，嘴巴抖动着，刚想说点什么，眼泪就淌下来了，他哽咽着说：“……小斌同志的血教育了我，我太右倾了……同志们！这证明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赤手空拳是不行的！左派应该武装，左派必须武装，左派完全能够武装！不能再犹豫了！”说着，他无比激奋地嗤的一下撕破了自己的白衬衣，用手指蘸着小斌血衣上的血，在破衬衣布上写下八个血红大字：“文攻武卫，以血还血！”……于是，存放着几天前抢来的枪支弹药，到目前为止还处在极端保密和控制之下的“应急”武器库打开了，人们一涌而上，小斌也咬着牙从担架上挣扎着爬起来，拿起了一支“半自动”，向那游行的人们打响了那触发后来一连串大型武斗的第一枪。就在像潮水一样向远方奔逃的人群中，小斌突然看到一个人在声嘶力竭地叫喊着，在这个人转过那张因极度恐惧和愤怒而变了形的脸孔那一霎间，他清楚地认出了——那就是他的亲哥哥！曾经奋不顾身救过他的命的亲哥哥！

唉，侯小斌身不由主地被卷进一个疯狂的旋涡之中了，半年来，他没有一天不在死亡威胁下挣扎，也没有一天不用死亡去威胁别人，谁要是敢怀疑他们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当然代表者和忠诚捍卫者，谁要是敢对他们的革命行动说个不是，小斌都会立即和他拼命。但是，真正敢冲锋陷阵的人越来越少了，他们在城市活动越来越困难，霍司令及时改变了战略方针：“农村包围城市！”把他们的“八一八”支队拉向了郊区、农村。前几天，他们在湖岩墟和对方遭遇了，侯小斌玩命似的顶着飞蝗般的枪子儿，爬到湖岩江边对方占据的食品站楼下拉响了一个炸药包，那一声震天巨响非同小可，这使他们成了湖

岩风景区趾高气扬的胜利者，而侯小斌也成了新的英雄勇士而“声名显赫”。可是好景不长，第二天夜里，他们遭到对方报复性的四面合击，为了掩护霍司令突围，他头部负了伤，终于寡不敌众被活捉了。

天色熹微，一阵发动机的轰鸣打破了清晨的宁静，把远近晨鸡的报晓声也盖住了。侯小斌侧耳一听，就知道这是一部被摔打得瞎眼瘪鼻，浑身是毛病的破汽车正向湖岩墟驶来，不用说，这肯定是那种在公路上横冲直闯，叫“小车躲，大车惊，行人见了快逃命”的武斗车。“哥哥会不会就在这车上呢？”小斌突然把汽车和哥哥联系起来，不由得胸口一阵发热，企望和惭愧交织在一起，使他心里像个被砸烂的酱料铺，分不清酸甜苦辣。不一会，破汽车在囚室旁停住了，汽车阵阵抽搐似的喘息着，和一群人骂娘、哼小调、打哈欠的嘈杂声混合在一块，顿时把沉睡中的小墟镇搅得像个马蜂窝。在乱糟糟的声浪里，小斌听见看守从睡觉的地方钻出来慌里慌张地打招呼，也听到一个人傲慢地开腔发问：

“抓到的那家伙就关在这里？听说是个不怕死的狼崽子？”声音沙哑得像裂开八瓣的破锣。

“哼，茅厕坑的石头——又臭又硬！缠了一头绷带还一连打伤咱们五个人呢，逮住他的时候还没命地喊口号。”

“他喊什么？”

“妈的，还不是和咱们常喊的一个样？什么誓死保卫——”

“得啦！”破锣嗓子不耐烦地打断了看守的话：“不过这小子倒也是块有种的硬骨头，总部命令，优待优待！天亮了就……”

破锣嗓子突然压低了声音，模糊的耳语消失在破汽车阵阵抽搐的隆隆声里，天亮了他们要干什么没听清楚，小斌脑子里画了个大问号，他正想喊要水喝，破汽车又发狂似的嗥起来，只听得破锣嗓子扯着喉咙喊：“唱个林副主席语录歌——完蛋就完蛋！预备——唱！”

“当需要牺牲的时候……完蛋就完蛋！枪一响，上战场，老子就死在战场上……”歌子唱得音调不一，节拍不整，活像群狼在旷野里嗥叫。

汽车晃晃荡荡地开走了，看守又像幽灵似的消声匿迹，四周恢复了原来死一般的沉寂。

小斌的希望破灭了——哥哥并没有来救他，不过，汽车倒带来了一线光明：“优待优待，天亮了就——”天亮了就放我走吧？谢天谢地！可能哥哥知道我受的罪，在头头面前说了情啦！不管能不能离开这地狱，今天至少能弄点吃喝，少挨些打了，这个意外的收获使精神极度紧张的小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不知为什么，本来对对立派异常憎恶和仇视的侯小斌，此刻忽然对那破锣嗓子有一点好感——原来对立派也有好心人哪。

焦灼的期待掺合着恐惧、懊悔和内疚，一齐向他伤痛如剜、饥渴如焚的躯体袭来，使他晕眩不支，他终于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当他走出那可诅咒的囚笼时候，太阳已经在湖岩山上露出了大半个脑袋了，晨风揭开了薄雾罩在碧山绿水上的轻纱，朝晖给葱茏树木注射了生命的色彩，啊，早晨！“一日之计在于晨”的早晨，给予人们希望和期待的早晨啊！您终于来临了！

唇焦舌燥，到现在依然水米未进的侯小斌，被两个持枪的人押着，步步艰辛地在墟街上蹒跚前行。他头上缠满了肮脏的

绷带，只露出一只眼睛，鞋子早在突围时丢掉了，赤脚被荆棘划开一道大口子，现在每走一步，都被石子扎得钻心似的痛，要不明说，谁也不会相信这个失魂落魄、狼狈不堪的人就是一表堂堂的侯小斌。鬼才知道要到哪儿去，他不敢打听也不想打听了，只是拼命睁大露在绷带外的一只眼睛，象只贪婪的野兽一样向墟街两旁张望，企图能找到一点能吞下肚的东西来抑制一下残酷折磨他的饥渴，可是他失望了，饱遭武斗蹂躏、弹痕累累的墟街上，家家都像发生了可怕的瘟疫一样关门闭户。这时他才倏然想起，几天来墟里经过两次武斗，小店铺里的东西早就被抢光了。怪不得在家家紧闭的窗户里，大人小孩都向自己投来鄙视、嘲讽的目光。唉！人们像是在看一只过街老鼠啊！侯小斌的眼泪再也忍不住蹦达出来了。

短短一百米不到的小街，竟然像没有尽头一样长！他整个消化系统——从食道到肠子都在可怕地痉挛着，似乎肚子里同时伸出七八只讨吃的、讨喝的手，要不到吃喝就一齐来拽喉咙、拔舌头。侯小斌好不容易挣扎着走完大半条街，突然觉得眼前一亮，脚步加快了——他看到了救星！在小街尽头一个屋角的墙根下，正蹲着一个老头子，老头面前的地上，竟然摆放着两个一尺多高的玻璃瓶！走近一看，一个瓶子装着几两花生米，一个装着十几颗劣质水果糖，这大概是整条墟街劫后仅存的唯一商品了吧？虽然完全不能满足侯小斌那贪婪的欲望，但已足以使他高兴得发狂了。在这艰难困厄中看见了这些糖块，又使他猛然想起十年前那块糖，想起亲爱的哥哥来了。哥哥从前曾在他遇到危险的时候来救过他，这一次往事会不会重演呢？糖，可是个吉兆呵！

当他颤抖的手伸向裤袋时，突然像全身血液都结了冰似

的愣住了——没有钱！裤袋里空空如也！他的钱早在被俘时让对立派的人乘机抢光了。像在腊月天刚接近暖烘烘的炉火又立即被重新按到冰水里一样，小斌急得浑身打战，钱啊钱！现在那怕有一分钱也好呀！

“快走！”押送他的家伙大声呵叱了，可是小斌却像根木头似的站着一动也不动，仅有的—只眼睛悲哀地直直盯住两个玻璃瓶子，那架势，仿佛马上要扑下身去把两个瓶子都搂到怀里。

“妈的！快走！”小斌肩背上挨了一枪托，可是他居然仍纹风不动地立着，两只手还在紧张地摸索，当他的手指插入皮带扣右边的表袋时，竟然碰到一小块冰凉的金属！这个意外的发现使侯小斌激动得几乎窒息了。他急忙把它掏出来，是一分钱！他急促地喘了一口气，捏着这枚无比珍贵的货币，递到老头子面前，小心翼翼地：“买……糖。”

不料，老头子白眼一翻，傲慢地摇了摇手，捡起地上准备装钱的空铁盖子，“啪”的一声把瓶口盖上了。

侯小斌气得要命！要是几天以前，他早就给老头子几个耳光了，可是现在……他知道老头为什么不卖糖给自己，忍不住眼泪又流出来了。小声的啜泣顿时变成嚎啕大哭，把两个解差也吓得手足无措，以为他疯了。

不知道是侯小斌的苦苦哀求使老头子的报复心理得到满足，还是出于老年人的怜悯，老头子终于接过了侯小斌的一分钱，打开了糖瓶盖子，把钱当的一声扔在盖子上。接着从瓶里挑拣出一颗被蟑螂咬了一个小洞的水果糖来，他咀角挂满了轻蔑的冷笑，把糖扔给了侯小斌，活象在大慈大悲地超生一只令人厌恶的癞蛤蟆，那神气仿佛在教训小斌：“别作孽啦，小伙